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二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四圓
零售每份三分二

中華民國十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生活

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華龍路環龍路口
電話 八四八一九

[illegible]

第四卷 第十八期

小言論

潘老太太與中醫

韜奮

中央衛生委員會於二月間通過關於中醫的議決案，中有禁止舊醫學校及取締宣傳品與登報介紹舊醫等項．於是引起轟動一時的全國中醫藥團體代表大會．

聽說中醫藥材的出產每年達九千二百餘萬圓，生計的關係牽及四百八十餘萬人，僅就上海一埠而論，中醫有二千人，藥舖有三百家，每日所配的藥方平均總在一萬張左右．這也可算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似有審愼考慮的必要．

我國往往有人看了幾本不求甚解的醫書，就膽敢開方醫病，在他們腕下冤死的人眞是不可勝數，這便是所謂『庸醫殺人』．但是我們不能因爲痛恨『庸醫』而遂斷中醫絕對沒有好的，更不能因此遂斷中國醫術絕對無存在的價値．中醫確有積極改良的地方，却不應不分皂白的『禁止』．即如『舊醫學校』，加以考查，繩以標準，然後分別決定存廢則可，一概抹煞的『禁止』，則於理似有未當．

我個人偶有疾病雖向來請教西醫，但平心而論，除了『殺人』的『庸醫』之外，中西醫却各有所長．這類事例當然很多，我現在僅提出一位老太太來談談．

時事新報總經理潘公弼先生的祖老太太今年八十三歲了，精神矍鑠，健適逾恒，但據潘先生自己告訴我，她在七十三歲的時候，腹上生了一個如碗大的瘤，作痛殊甚，全家惶恐，潘先生送她到上海一個很有名的西醫醫院裏去，一面自己仍到報館裏去辦事．一會兒接到醫院裏的電話，說這位老太太無救．潘驚嚇之餘，趕到醫院一問，據西醫說這種病非開刀不可，而這樣大的年紀又受不住開刀，所以無救．潘問他無救便怎樣，他說無救只好讓牠潰爛，等到一個肚子爛完，人就隨之完結了！潘只得把他的祖老太太送回家，以西醫既經拒絕，姑請中醫一試，就從他的家鄉（嘉定）請了一位著名中醫朱舜初來看，從嘉定請到上海僅費大洋四塊，在當時內地已算是很闊的了．他來後僅用手一摸，便說這個病可以醫得好的，不過恐怕永遠不能閉口．潘家聽他說醫得好，也就唯命是聽．他拿出幾把像扦脚用的小刀來，潘先生看上去似乎不大乾淨，自告奮勇去做他的助手，用火酒大擦一番．那位朱醫生拿着一把小扦刀在瘤上中央插進去，有三四寸之深，病者並不覺苦痛．他把刀抽出之後，用小繩把藥從所開的小洞洞裏紐進去，然後外面用一帖小膏藥一貼，就此完事．第二天那個如碗大的瘤竟消了．隨後他代爲換藥三四次，說好了，不必再看了．後來那個小如針孔的洞洞果然十年未收口，常流出一點兒黃水，於她老人家却並沒有什麼妨礙，到了十年，連水都沒有了．現在

本期目次

小言論 潘老太太與中醫 …… 韜奮
中國文明何時可與歐美並駕齊驅？（上） …… 吳稚暉
這纔是我們所希望的 …… 畢雲程
新闢的日光工廠 …… 清鳳
由機會中得來 …… 秋月
胡佛夫人 …… 落霞
法國外長白里安以茶代水手爲戀 …… 孤峯
有了麵包以後（美國通訊） …… 李公樸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 …… 鄒恩潤譯述
讀者信箱
一幕私人的國際交涉 …… 施心瑪
他老是不肯開口 …… 寶珍女士

這位潘老太太尚健在，可惜那位朱醫生已『歸道山』了。如果當時沒有了他，一個肚子不知道能否經得住爛到現在！

但是我又想，就是這件事，也未嘗無改良的餘地，例如那樣的小扦刀，如不經過火酒的消毒，誰保得定不會弄點別的微生蟲到肚子裏去作起怪來？

中國文明何時可與歐美並駕齊驅？

（上）

吳景超

吳景超博士專研社會學，現在金陵大學教授。本刊本卷第七期曾有過他的文章，題為『中美通婚的研究』。 編者

現在社會上的一般人士，對於中西文化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人是妄自誇大，以為中國文化有四千年的歷史，歐美後進國是無論如何比不上的。可是你如逼他一句，問他中國文化比歐美各國高在什麼地方，他們的答案總是極籠統的，這種人最後的護符便是精神文明四個大字。他們的信仰是：中國的物質文明也許比西洋人不上，但如談到精神文明，中國一定要首屈一指了。

戶外生活

還有一派人的態度恰恰與此相反。他們看不起中國的物質文明，也看不起中國的精神文明。譬如你對他吹中國的精神文明，他會不慌不忙的問你：『讀書識字，是否精神文明？』假如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他會告訴你：『中國人讀書識字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歐美諸強國，讀書識字的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你聽到這個統計，對於中國的精神文明也許要發生一點疑問。他又會接着問你：『中國古時聖人所說的致知格物，是否精神文明？』假如你的答案又是肯定的，他又會告訴你：『中國人的知識淺薄，學問真幼稚，本國人不知道本國的人情風俗，如想知道，還得去請教外國人。譬如中國的家庭平均有多少大，金陵大學的卜凱先生有一個說法；康奈爾大學的威爾科克斯先生又有一種說法：而我們本國的人，沒有人回答得出來，假如回出來了，也不過是瞎猜，拿不出統計來，拿不出真憑實據來。又如我們中國的東三省，現在有多少人，外僑有若干，富源如何，現在經濟的發展如何，——這些問題，中國人恐怕猜也不會猜了，如想得到答案，只有去請教日本人。這類的例，舉不勝舉，像這樣的無識，愚昧，也算是精神文明麼？』所以照第二派的人看來，中國的物質文明固不堪問，精神文明也是一塌糊塗。中國什麼事都比人不上，都相形見絀。他們對於中國的前途，只有長吁短歎，覺得現在固然落後，將來也無希望可言。

> 美國之一百二十餘萬里鐵路，與夫蘇伊士，巴拿馬兩運河，工程之至浩大者也；然於料學之原理既知，四週之情勢皆悉，由工程師籌定計畫，則按計畫而實行之，已為無難之事矣。
>
> 孫中山先生說的話

這兩種態度都失之過偏：第一種偏在妄自尊大，第二種偏在妄自菲薄。我們的態度與此不同：這種態度，可以稱為自覺的態度，又可稱為努力的態度。

什麼叫做自覺的態度呢？簡言之，便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知道自己什麼地方不如人，何以不如人。我們對於那些批評中國文化，以為不如歐美的人，抱有相當的同情，但決不因此而生悲觀。在不生悲觀這一點上，便是頹廢者與自覺者分道的地方。我們對於中國文化的前途不抱悲觀，至少有兩種理由。

第一，中國人的智慧不在歐美人之下。這一點不是空說所能成立的，有事實可以為證。我們都知道智力測量是一種什麼東西，這是心理學發達後的產品，我們利用這種測量，便可判斷每人智慧的高下。雖然現在還有許多學者，對於這種測量的原理及應用，還有評批的地方，但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用這種測量得出來的結果，

比較『空口說白話』，總要强得佳些．我們現在且看心理學者，根據測量的結果，對於黃白二種智慧的高下，有何判斷．

請先說那些主張中國人的智力較差於白人的．格來罕（V. T. Graham）於一九二六年，根據他研究舊金山中國兒童的結果，發表一文於『比較心理雜誌』，說是中國普通兒童的智慧，與美國的中下兒童相等．他的意思是，中國兒童也有極聰穎的，但從大體上講起來，比美國兒童要遜一等．此外還有一位美陀，（K. Murdoch）於一九二五年發表一文於『學校與社會』雜誌中，說是自普通智慧上言，英美人較勝於東方人種．阿爾波（F. H. Allport）在他的『社會心理學』中說：『根據現在所有的事實立言，黃種之智慧似較差於白種．』但他接着又說：『這種斷語須謹慎出之，因為中國人與日本人有極古高的文化，此點似指示我們，他們的智慧並不在白人之下．』

還有一派人根據他們研究的結果說是中西人的智慧是相等的，並沒有差別．李薩那女士，（Sprah Lee）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曾作了一篇碩士論文，題為『中美兒童智力之比較研究』．她曾測量過四十六個中國兒童，及四十六個美國兒童．結果是兩組兒童的分數差不多．還有一位楊先生，（K. T. Young）於一九二一年在美國測量了一百〇五個中國兒童，與多爾曼測量九百〇五個美國兒童的成績比較，並無上下．

最後還有一派人拿出成績來，說是中國人的智慧較勝於白人．古得奈諾佛（F. L. Goodenough）女士，於一九二六年，曾在『試驗心理學雜誌』中，發表一篇論文，比較各種族『智力商數』（I. Q.）的高下．（編者按，關於『智力商數』的意義，請閱文末附註，）最可注意的，就是在他的表格中，中國人的智力商數是一〇四．一

團結努力　誓雪國恥

這纔是我們所希望的

聶雲石

『太平！是一定不會太平的，倘然各地都能同貧寒一樣富裕，那就可以太平了，無如窮的地方真正窮得要命，吃的沒有，着的沒有，餓死凍死的苦人不知有多少！而富裕的地方卻只管自圖快樂．有力者對於鰥寡的人多給他幾個．不歡喜的人少給他幾個；這樣怎麼會得太平！』有一個與政府有很深關係的人這樣說．我知道這位先生很公正，他說的話總有幾分真實．

環顧國內，沒有飯吃，沒有衣着的人儘管懸着他們微弱的呼聲要求生存，而富裕安樂的人還祇覺得自己不十分舒服，大呼其苦痛！有的還盡量的腐化，盡量的作孽！

中國是全中國人的中國，決不容少數人來獨佔的．倘然大家能够為他人着想；不但要使自己有飯吃，並且要使大衆有飯吃，不但要使自己有衣着，並且要使大衆有衣着，我國的禍機也許可以減少些．

然而當局者最容易糊塗．沒有握權的時候，一個人的腦筋裏每每為大衆打算，為全民族利益着想，他的思想很透激，他的志趣很高尚，他的態度很公正，一旦握了權，他是否還是和從前一樣，卻是一個疑問！……

但是一個人無論如何聰明，倘然僅不過專為自己打算而不顧別人的痛苦，無論他有多大的能耐，到底還是要失敗．他個人的失敗不打緊，不過他自作自受罷了，但是一般老百姓，一般窮苦的老百姓，為了他個人一念之私，不知要受多少的驚慌，不知要受多大的犧牲．遠的不必說，試看民國以來一個一個軍閥，起伏興衰，好像走馬燈一般，於他們自己固未見得有什麼真正的好處，而最感受內戰痛苦的還是一般窮而無告的老百姓！所以我為我們一般老百姓打算，不能不希望太平．握有權力的少數人要睜開眼睛，明白專為少數人權利之爭而置大多數人的死活於不顧的，終究連自己的權利幸福也保不住．有了這樣的覺悟，常常替許多苦同胞着想，使大家都得着過得去的生活，這纔是我們所希望的長治久安的太平．

，美國人的智力商數一〇一，五，中國人平均比美國人約高二分半．同年有一位聖帝弗先生．（P. Sardiford）在『教育心理學雜誌』中發表一文，說是根據他研究加拿大華僑兒童的結果，中國男孩的智力商數爲一〇七．七，女孩的智力商數爲一〇七．〇，遠在西方兒童平均智力商數之上，附在這兒，我們也可以說一下海司教授（E. C. Hayes）做的小玩意兒．他是意利諾大學的社會學系主任，去年逝世了．在他未逝世之前，曾在美國的『科學月刊』上，發表了一篇短短的文章．他說曾用統計學中的揀樣方法，研究意大利諾大學生的分數．意利諾的大學生很多，他所揀的樣，只包括四百三十五人．這四百三十五人的平均分數，爲二．九三四．如把這四百三十五人，按着他們的種別，分爲七組，則分數最多的便是中國人，平均分數爲三．三五．次爲猶太人，平均分數爲三．一八；三爲歐洲北部人種，平均分數爲三；四爲除却中國人的外國學生，平均分數亦爲三；五爲歐洲中部人種，平均分數爲二．九四；六爲歐洲南部人種，平均分數爲二．八三；最末爲黑人，平均分數爲二，五五．再把這四百三十五個學生中分數最高的十個學生拿出來看，中國人佔了三個：第二是中國人，第七第八也是中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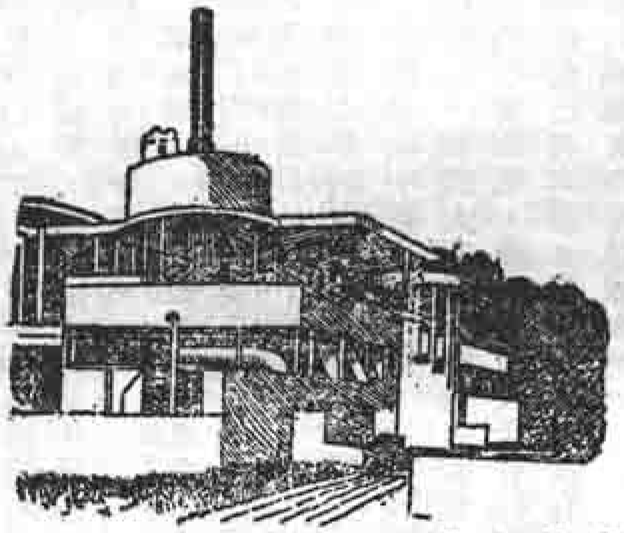
我們看了這些事實之後，可以得到一種概念，就是科學的證據，並沒有把我們列入劣等民族之中．我們的智力，有人說比歐美人低，也有人說比歐美人高的．但持中之論，是說我們與他們，在智力上不相上下．我們看了這些統計，不必自誇，也不要自餒．最科學的態度，是假設我們不優於白人也不弱於白人以待證於將來．

假如我們的智力是比歐美人差的，那麼中國文化的前途可謂毫無希望．但是這種悲觀，我們看了以上的事實，該可釋然了．智力上旣不讓人，那麼文化上卽使暫時落後，也不足爲慮．希臘羅馬强盛的時候，英國還在野蠻的時期中．假如在紀元的初年，有一位英國的蠻時

荷蘭的日光工廠

清風

世界各國對於肺癆病的預防與療治，無時不在那裏作繼續的努力，而最近荷蘭國新建設的『日光工廠』Sunlight Factory 尤足引起特別注意．在荷蘭的希爾物散 Hilversum 地方新造有一個機關，專用以療治肺癆病用的，他的特色在把工廠和療養院融合爲一．患病的人無論是木匠也好，剪髮的也好，鞋匠也好，鐵匠也好，裁縫也好，差不多有二百種左右的粗細專門以及普通的職業，都有，所以一面在裏面養病，一面還可在醫生指導之下，繼續他們的職業．這個規模宏大的工廠，附圖所示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建築方法使在無論何時都能得到最大限量的日光，所以名爲『日光工廠』．（按日光爲療治癆病的一種最好的東西）在這裏面的養病者，同時也就是職工或職員，由工作而恢復他們的健康．療治上可分爲三個部分：一部分是關於練身的，



一部分是關於醫藥的，一部分是關於飲食衞生的．練身是由醫生指定的相當的簡單練法，飲食則按日由醫生開列照辦的．醫藥雖居最末，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據說尤其有價值的是職業方面．因爲療養肺癆需時特長，尤非一般平民所能久持．現有此辦法，不但醫藥等費可出自工作，而且有人還能有儲蓄寄家，等到健康完全恢復，技藝方面也有進步，出來之後仍是自立的人．這種自立的樂觀概念，在心理上予病者以優良影響，使他們的疾病易於速愈，實不亞於其他方面云．

志士，到羅馬遊學去，還三島一看，覺得事事不如羅馬，因而長吁短歎，說英國人實在永遠趕不上羅馬，我們現在看他，一定要笑他短見了。中國現在的暫時落後，正如英國在二千年前落後一樣。但英國的人種不差，所以有今日；我們的智力不亞於人，焉知沒有來日？（編者按：吳先生所舉的第一理由到此已結束，在下篇裏他將舉出第二理由來。）

錫光附註

我們測驗智力，如將受測者在所規定的測驗中所得的分數，除他實足的年齡，（以月計）算至小數兩位，乘以100，去其小數點，如此所得之商數，即稱為『智力商數』。（英文為Intelligenc quotient，簡稱I. Q.；尋常所選用的測驗法，都使『平均』或『普通』的兒童（即非低能亦非上智者）在測驗中所得的分數，與其以月計算的年齡數目相同。故關於任何實足年齡，平均的或普通的I. Q.皆為100。如所得之I. Q.在100以下，表示不及平均應有的智力；如I. Q.在100以上，則表示超越平均的智力。不及或超越，當然還有種種不同的程度，視I. Q.在100以上或100以下之數目大小而定。所以既求得各人所得的I. Q.，即可根據數量來比較彼此的智力。

由體育中得來

秋月

諸君裏面有看過著名影片『紅髮女郎』"Red Hair"的，想都看過輕盈活潑而健美的克勒拉女士 Miss Clara Bow。她的那樣健康美麗的體格和輕盈活潑的精神，是由於她講究體育注意運動而得來的。她自己購有兩所屋子，一所是有五個房間的清潔幽雅的住宅，在比物利希爾斯 Boverly Hills，一所是海灘屋子，在美麗波 Malibu，在這兩處屋子裏面，都有一個練身室，一個小小的游泳池和一個網球場，她之注意於體育運動，可以想見。此外她自備了一輛汽車，雖用有汽車夫，大半時候卻由自己開車。

克勒拉女士

她幼時很窮苦，十六歲那一年她的母親逝世，殮室無資安葬。現在她處境寬裕，每過着這一天，常終日不歡，傷心時還大哭一頓。她是一個獨女，只剩下一個父親，名叫羅伯 Robert Bow，由她出資給他開設一家很講究的餐館，即由她父親做經理，使他在職業上尋得一種快樂。

在練身室中

她不喜歡瞎出風頭，瞎加交際。有一次她的知己女友巴斯克德女士 Lina Basquette 問她的志願何在，她說她志在增進藝術的工夫，最盡做得好電影，以此貢獻於社會。據最近消息，她所接到的信件，愛慕她藝術的人寫給她的，每日平均有一千二百封之多，即每月有三萬三千七百封之多，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女子寫給她的。在好來塢電影明星裏，以她所得信件之多為第一，特請三位秘書處理，還有日不暇給之勢。

她上面那位女友覺得克勒拉女士，生活可謂圓滿

得很，以爲康健，美麗，名譽，富有，都是她所有的，總可滿意了，所以有一次問她道：『克勒拉！我想你的人生總已給你一切所願要的東西了．』她答的話倒頗有意味，她笑着答道：『不！世界上沒有東西能使人達到這個目的．你試想，一個人倘若真到了所願要的樣樣東西，無一不稱心的絕對的境界，人生還有什麼再向前進的途徑？這不是很可怕的境界嗎？』

她常以母親早逝不得同享安樂爲憾事，這當然是一件永遠使她不能稱心的事情．此外她心裏還有一件心事，就是她還未曾尋得一位她所愛的『他』．關於這一點，巴斯克德女士也曾經問過她：『你所能愛的人到底是怎樣的一種人物？』她回答說：『我所能愛的人並不如何注重外貌的漂亮，却須有幽默的性情，（按即和藹欣悅，善說笑話，能使人怡悅愉快的性情，）愛好戶外生活，天性誠實，而且——每晨在早膳前能用嘴低聲歌唱的腳色．』（按這也是欣悅愉快性情的一種表現，常常愁眉哭臉的人當然做不到．）

我們很看得出克勒拉女士很注重欣悅的性情，其實她自己就是一位性情欣悅的女子，聽說無論在什麼地方的聚會，或友朋聚首談心，只要有她進來，總可使滿室生春，人人喜悅，因爲欣悅的性情本有傳染的能力．

即將入泳

胡佛夫人

落霞

美國新總統胡佛氏已於三月四日正式就職了．他是由一個窮苦的孤兒奮鬪出身的，他的很有趣味的經歷，本刊曾經介紹過，（見上卷三十五及三十六兩期，）這位『白宮』的新主人，固然很引起世界各國注意，但是做『白宮』新主婦的人，要善交際，要美慧，要和藹，要幹練，也是一個很不容易擔任的事情，也很能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所以我們也要提出來談談．

胡佛夫人的娘家姓亨利 Henry，她的名字叫做露斌 Lou，生在愛阿華省Iowa的一個小鎮滑鐵廬Waterloo，她小時候就以美麗活潑聞於鄉里，性喜戶外生活，爬山遊野，視爲常事，所以體格非常壯健．後來她的家居遷居於加利福尼亞省的衛梯爾 Whitier，她年齡較長，校課餘暇，於運動更饒興趣，尤善騎馬．不久亨利全家又移住於蒙德勒 Montery，她就改入該地的中學肄業．當她在中學四年級的時候，司丹佛大學裏的大學教授棣闌納博士 Dr. J. C. Branner 正在該校作長期的演講，（是該大學『擴充教育』的一部分工作，）露斌女士當時聽了他的演講之後，很受感動，覺得她自己對於地質學特饒興趣，所以畢業之後，即往司丹佛大學對這一科再加以深切的研究．司丹佛大學本是男女同學的，她進了該校未久，即耳聞胡佛之名，因爲胡佛那個時候也正在那裏研究地質學，雖是一位半工半讀的苦學生，而成績優異，有以引起師友的敬重．後來到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天在實驗室裏，她的老師棣闌納博士正在和她討論幾種新樣品的時候，他

忽然說道：『這幾種關於地質的新樣品是胡佛從野外探得來的，上面都註明含有錢質，我却不以為然．胡佛！照你的意見以為怎樣？』露斌女士聽見她老師叫胡佛，抬頭一看，纔知道胡佛就是在那裏，是一個高而且健的少年．那位老頭兒竟在這個當兒托故退了出去，讓他的兩位弟子作初次的談話——談地質學，這不是他老頭兒鹵莽的瞎拉攏，因為他對於這兩位弟子的品性學識都有很明澈的了解．

到了第二年，胡佛從大學裏畢了業，到澳大利亞去做鑛業工程師，不久即聲譽鵲起，露斌女士亦於同年畢業後回到嶽德勒．既而胡佛

法國外長白里安以未做水手為憾

孤峯

白里安氏 Aristide Briand 曾經幾次做過法國的內閣總理，現在還擔任法國的外交部長，是目前歐洲最著名人物裏面的一個．但他却覺得他的職業選錯了．他覺得他應該做水手，纔更近於他的天性．

世界上有許多大人物往往有這樣的缺憾．有了這樣缺憾的感念，無論做到怎樣成功，但總不能補償這個缺憾．

白里安氏

白里安氏生於法國的布立搭尼 Brittany，那本是一個很多水手的地方，而且還是一個近海的環境．

白里安自己曾經說過：『當我做小孩子的時候，我有一個很熱烈的志願——要做一個水手，置身於桅杆的前面．海洋好像常在那裏用手招着我．但是我童稚的夢從未實現．我不知怎地會去讀起法律來．巴黎隨着招我去，把我擱在她的雙翼上飛了起來．但是我却從來未曾覺得巴黎能吸我精神，或能破壞我的真我．我仍是很喜歡海的生活，我仍是喜歡自然．』

白里安不但在嘴上這樣說，在他的行為上很可以表現出來．每屆夏季，他總要獨自一人到莫里漢海灣 Gulf of Morihan 那面小地方去住個幾天，在這幾天裏是他最快樂的時候，因為他就在那個海灣裏乘着一隻小船，搖着槳大遊起來，嘴裏還含着一個大烟斗，大有水手的氣慨．

白里安除喜歡海的生活，並喜歡農村的生活．他在法國諾門底 Normandy 的科契爾小村 Cocherel 自置了一個小農場．除非內閣裏有什麼很嚴重的政治問題外，每在星期的末了，（即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總要靜悄悄的離開繁華囂擾的巴黎，溜到那個農場裏去，穿上一件很舊的農夫的衣服，戴上一頂四邊下垂的土老兒的帽子，便開始趕他的豬，餵他的雞鴨牛羊，左顧右盼，以為至樂．他曾經說過：

『農場非有不可．倘你真知享受農村生活的快樂，接近自然，欣賞自然的靜默，簡單，和美麗，你非親自到農場裏去做許多事情不可．除農場的事務外，我也喜歡釣魚，因為在森林溪旁垂釣，那種萬籟俱寂的境地，實能予吾人以無窮的訓誨．』

白里安雄於演說，有世界大演說家之目，他的『烟士披里純』（即心靈上的感動）也許就是由從這幾個地方來的——森林的靜寂，自然的簡單，或舟槳的拍動．

他還是一個獨身者，有人說他所以能那樣容易的常常棄巴黎而逃到海灣，農場，或森林裏去，也許是因為獨身，所以能那樣自由．這句話雖也有理，但却未必是絕對的，因為他倘得着一位同志，也何嘗不可共樂其樂？不過這種同志不易得着罷了．

得有一個機會到中國來做工程師，在澳大利亞動身時，就打一個海底電線給露斌女士，因為他們倆自從那位老博士拉攏之後，已『心心相印』，現在他的職業上既有了相當的發展，所以打一個電報請她到中國來，結果得着她的很迅速而滿意的回電．

胡佛那時做工程師，除中國外，還到過許多地方，他們夫婦竟視旅行為常事，當他們的第一個兒子三歲的時候，他們倆已遊歷地球三次．胡佛夫人隨胡佛所到的地方，雖不知能駐多少時又須他移，但每到一處，即能把家庭布置得美麗整潔，使她的丈夫心安身泰，一點不覺得有旅居異地的苦處．除家務外，她還是胡佛的一位很得力的助手，他做工程師時常須作許多很麻煩的報告，但得了這樣好的一位賢能的助手，所以也就輕鬆了許多．她所以能得到胡佛的始終不變的摯愛，決不是偶然的．

他們曾經合譯一本書，由拉丁文譯成英文的一本名著，（Georgius G·cola 所著的"De Re Metallica"）上面寫明是做給他們所親愛的老師而兼介紹人的楞蘭納博士作紀念的．

胡佛未做總統以前，因經營鑛業已成鉅富，但是胡佛夫人和他發生戀愛的時候正是他做窮苦學生的時候，所以也可以說是『糟糠夫妻』．在胡佛方面，他等到職業方面立足穩妥之後纔想到成家，這也是很可以注意的一點．

有了麵包以後

（美國通訊）

李公樸

美國一般人的生活，在求舒適；但要舒適，須先有職業以解決麵包問題，所以職業問題不得不列為大前提．其次則為組織家庭問題．故大多數在大學求學的學生，及半工半讀，與方得職業之中學畢業生，其收入尚不足以成家者，則莫不有兩個最好或較有交情的女友，時相往來，過戀愛的生活．說到這裏，不妨將此邦女子在未嫁之前，她們職業的情形說一說．據調查所得，美國在這十數年中，女子不獨在受大學教育方面之數目激增，而女子在職業方面之數目亦大增．其實此固理之當然．比如記者所在之學校女生竟佔半數以上，我有一班社會學的班中僅有男學生二人，有時那位男同學不來時，則僅我一人．若是我們中國老學究們當此，必要連呼什麽『犖雌粥』不已了．惟女子在求學時代做工者雖在此間是比較的少數，然較中國大學中做工帶讀書的男學生則又多多了．此間女子有職業而經濟獨立者，則到處皆可看得出來．各戲館之招待員，賣票員，幾變成女子之專利品，至各商店各吃食店中則無不有近半數之女職員．大學畢業之女子則多半做較負責任的事務，如管銀錢或其他較用思想工作．惟多數出嫁後則在家料理家政，即有繼續其職業者亦多減少其工作之時間與收入．在大學未畢業而結婚者很少，然間亦有之．此校中上月就有兩位男女同學結婚．但他們每日來上課則仍與前無異，聞兩人均為明年畢業．此間結婚之形式，吾以為既簡單，亦尊重．在本刊上卷五十期中曾有『簡單之大喜』一

> 衛生之事，不僅行之於外，尤必行之於內，方能獲其真實的利益．譬如外界空氣雖多，而肺不能吸取；飲食雖美，而身體不能攝收；溝渠雖通，而身體的排洩器閉塞；於我們究有何益？故除講求外界的衛生設備以外，更須注意內部的健康：而內部健康的程度，則全恃肌肉活動的多寡而定；鍛鍊身體，而後乃能得完全的強健．
>
> 健康學專家薩景德博士 Dr. D. A. Sargent

文，吾以爲我國昔人制定種種婚姻之禮節，在初意無非爲表示尊重，後人踵事奢華，遂失原意．所以現在吾人雖反對麻煩之婚姻儀式，但是以今日中國之社會現狀論，仍宜維持簡單而尊重之禮節．比如此間兩位同學，他們結婚的儀式是於早兩日在報紙上結婚宣佈欄內登一個很簡單的通告，廣告費是很有限的，然後於星期日，男女到禮拜堂行結婚禮，牧師證婚，兩方家長參禮，二十分鐘禮成．禮拜一則新夫婦二人同來上課了．他們的態度與神情與結婚以前無異，校中師生對之除示以微笑之賀意外，亦不若我們中國一般人對於新郎新娘那樣奇特的大驚小怪！至結婚之男女亦不若中國結婚者之過分的快樂與失常態的神情，好像終身大事是以那幾天爲特別重要一般．不過若論到我國舊式婚姻，男女從未見過面，一朝相逢，就變成終身伴侶來講，則男女二人要失常態，或不爲無因．至由戀愛而成之婚姻，則重要點乃在訂婚前之慎重，與實行同居戀愛生活後，如何使此愛可勿衰或日增濃厚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六十二）

有趣味的紀事

鄒恩潤譯述

愛翡女士和孫欽露一同到中國河南祖宅之後，她對於中國的大家族生活，深感精神上的苦痛，前面已經說過．那個時候，在河南內地，婦女們只有關在大門內的時間居多，社會上的交際簡直無婦女參與之餘地，比之西洋的家庭生活常和社會的交際相聯貫，做小家庭中的主婦有她的朋友，有她的禮尚往來，有她的戶外娛樂，和中國內地習俗以婦女拋頭露面爲大忌的，當然完全不同，益以愛翡女士在那個地方言語不通，人地生疏，更沒有與社會接觸的可能．她所靠的惟一的伴侶，只有孫欽露一個人，但男子又有他在外的應酬．而在中國，這類應酬也只許男子參加，女子沒有共同參加的機會，所以她這個僅有的伴侶，也要打一個折扣，不能完全歸她所有的了．愛翡女士於無可如何之中，只得藉針黹以自消遣，但是這種消遣當然也不能一天做到晚，於是靜寂無聊之中，每每不免悒悒寡歡，想到留在英國的愛兒露賓，更引起她無限的傷懷．

孫欽露原是一個聰明人，他的祖母也是一位仁慈敦厚的老太太，對於愛翡女士的枯寂生活，當然也很覺得，不過因環境所限，也很覺爲難．有一天孫欽露忽然帶了一個裁縫司傅進來看翡女士，愛翡起先倒弄得莫名其妙，後來聽見孫欽露說明原委，纔知道是祖老太太叫他來替愛翡做一套騎馬的新衣，意思要請她和孫欽露一同出去騎騎馬，欣賞欣賞鄉村中的自然美景，藉此曠達心胸，散散悶氣．愛翡其初不肯，以爲在香港的時候還不敢有此舉動，恐怕引起社會的注目，現在到了內地，風氣更比較的閉塞，安可有此舉動，引起社會議論，也許由此要牽累到孫氏全族，她覺得這樣的責任倒擔當不起．這原是她的一番好意，因愛孫欽露而顧慮到孫氏家族的名譽．後來經孫欽露加以解釋，說鄉人覺得此事之新奇則或有之，但決不至以此爲不道德之行爲，請她不必過慮，她也就首肯．中國的內地裁縫當然從來沒有經手做過什麼婦女的騎服，這次却是一個破天荒的事情．但是因爲他很聰明，經過孫欽露和愛翡的指示，不到一天，就把這套新衣服做好，成績倒也不差．

新衣製好了，講到馬呢，祖老太太却也很費心思，她覺得自己家裏雖有，但却沒有特別漂亮的好馬，所以特向一家親戚，也就是孫欽露的表兄黃姓那裏借了兩匹好馬．湊巧那位表兄住過上海多時，女友中不少會騎馬的，他們常在上海靜安寺路附近的地方並轡疾馳以爲樂

•所以他除了男子應用的馬鞍，還買了一副女子用的，後來同鄉，那副女子的馬鞍竟成了廢物，不料現在廢物竟有了利用的機會。

一切都準備完畢之後，趁一天天氣非常好的時候，孫欽露一團高興的請愛翡女士把那套新製的騎服穿上，他自己也穿上了舊有的男子騎裝，一同走出來，那位平日不大有笑容的祖老太太先在大廳上候着一他臉福，看見他們一同穿着騎衣，都奕奕有英氣，尤其是愛翡女士於柔媚之中寓剛武之氣，她老人家也不禁欣羨起來，深覺自身不知到幾世纔享得着這樣的幸福！其餘家中的婦女們當然更是大驚小怪，其中有的奶奶們還是纏着的小脚，幾步一停的走着路，看見這樣的情景，簡直有點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小脚伸出來！

孫欽露扶愛翡女士上馬之後，他自己也一躍上馬，彼此加鞭，兩馬並行着飛跑向出發，向山側大路進行，只見松竹夾道，百花獻媚，遠望湖水光平如鏡，飛鳥高翔，自由活潑，愛翡自顧也好像是初出籠中的鳥。一會兒他們的馬步漸漸的緩慢起來，並轡談心，顧盼欣悅，此時他們恍然如在美國波湯默克河旁一同騎馬遊行時的情景。

讀者信箱

本欄所發表的來信內容，全由投函者負責。——記者

一幕私人的國際交涉

梁心琢

編者先生：我是本刊的一個長期讀者，我覺得本刊『讀者信箱』裏除讀者向你們商量關於個人的種種問題外，讀者還可利用此欄對本刊以及本刊其他讀者方面有一種貢獻，就是各人常把見聞所及的有趣味有價值的新聞或事實，用通訊在本刊發表。朋友是人生的一件最愉快的事情，我們每星期和本刊見面一次，就好像遇着一位好朋友一次一樣，如讀者各人能照上法有點貢獻，便好像每期在本刊上多幾位朋友聚攏來，各人把各人的見聞拿點出來談談，彼此聽聽，豈不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我提出了這個建議，『請自隗始』，現在試把一幕私人的國際交涉告訴諸位。私人是私人，國際是國際，既是私人而又是國際，似乎有點不通，但請諸位不要着急，讓我把這樁事實說出來給你們聽聽。

你到中國戲的戲院裏面去看戲，常可以看得見有好幾排最好的坐位空着，只有一二僕人在那裏看守着，等到壓台戲要出來的時候，他的主人及眷屬纔姍姍其來的一大拖，很寫意的坐上去。你就是肯出同等的錢，並且去得早，也只得巴巴的望着，無法可想。在新式的影戲院裏便不同，樓下的坐位是不能預定的，先來的先坐，你要在家裏寫意慢慢的來，便坐不着好位置。樓上的坐位是編好號數的，你預先買了什麼號數的坐位票子，就是不叫人守，臨時去也坐得着的。這是新式戲院和舊式中國戲的戲院不同的地方，你不必受什麼『拷目』的氣，也不必緣有別人替你預先守着，我覺得在秩序上及個人的便利上，似乎都有他的優點。

在陰曆新正裏有一天下午，我到卡爾登影戲院去看三點鐘開演的日戲。我到的時候是兩點鐘，因新年生意特別興隆，好的坐位差不多已經坐滿，中間有一排最好的坐位，約有八九個之多，我東張西望，想『倒嚤啥』正準備側身進去的時候，有兩位二十歲左右的女士和一位十五六歲的少年連忙說道已經有了人，我看上去明明空着沒有人的他們偏說有人，到底中國人的心理是以息事甯人為第一義，我就捨而之他，幸在他們的前一排裏適有一個坐位空着，我趕緊擠進去坐下，我那個位置適在『實際空着却說有人』的那排坐位的左端前面，我坐下之後，看見後面那兩位女士和一位少年怪可憐似的，因為三個人守着許

多空位置，問的人絡繹不絕，他們很麻煩，接二連三的拒絕着．我覺得他們的家屬自己要寫意，却不顧他們三個人的苦處，真不該．後來將到三點鐘的時候，忽有一對西人夫婦帶着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子走進那一排空的坐位左端，就在我的後面老不客氣的坐了下來，小孩子則坐在那個西婦的膝上．於是那兩位守座的女士又大着其慌，對那西婦交涉，那西婦會說幾句上海話，同說樓上可以預定編號的位置，樓下是早來早坐，不能預定．那兩位女士說我們從一點鐘守到現在，你怎樣捨去，嚕囌了許久，不生效力．正在這個當兒，她們的寫意家屬來了．我抬頭一望，纔知道領頭的就是在上海辦了十幾年師範教育的教育家某君，看見兩個空坐位被那兩個西人坐了，大怒，對守坐的子女大聲申斥，說『外國人有什麼可怕？你們就這樣的怕外國人，你們沒有嘴嗎……』那兩女一男差不多哭了出來．其實他們何嘗不很激昂的辦過交涉，那位教育家如埋怨他的子女的嘴生得不好，我却要埋怨他自己的腿生得不好，為什麼不早些跑來呢？後來鬧得一團糟，那位教育家大呼外國人野蠻，大有引起國際交涉的氣慨．鬧得該院辦事員某西人跑出來調解，那位辦事員對不肯讓座的那個西婦嚕囌了一會，情願請他們免費到樓上去坐．她問他照章買樓下票子是否可坐樓上，他語塞．她又問照章樓下是否可以預定坐位，他又語塞．最後那個辦事員低聲偷語她道：『中國人是講諒解的，不注重什麼規則的，可否請你們特別原諒．』她回答道：『別人講不講規則我們不管，我們既未違背規則，就不應受人無理的干涉．』始終不肯走，辦事員也無可如何．她同時還回過頭來對她丈夫說道：『這幾個一定不是中國的上等人，否則連這樣簡單的規則何以還不知道．』最後還是有兩位息事甯人的本國人情願自己不看，把兩個位置讓給那位教育家的家屬，纔算勉強了結．那對西人夫婦的行為，說他們不好，可以說是剛愎成性，說他們好，也可以說是絲毫不肯放過應享的權利．我對這兩造都自以為不錯，一方面以『從一點鐘守到現在』，似乎情有可原；一方面以『未違背規則』，以為理有應享．我們從這一點上也可看出兩種不同的心理．

梁心飄上，三月十日，上海．

梁君這一段中的建議，我們非常贊成．這個意思，我們在本刊曾經有過一個啟事，也提起過，可惜前此未曾接到關於此類的好材料．以後如蒙讀者以有趣味有價值的新聞材料或故事見賜，不勝歡迎，登出之後，當敬致稿費，聊表謝意．

編者．

他老是不肯開口

青珍女士

編輯先生請了：我課餘之暇的唯一良伴便是貴刊，所以我對於貴刊的情誼異常的篤厚．現有一事要向你討教．昨天我遇着我的好友C.Y.女士．她同我是莫逆之交，彼此無話不談，昨天她同我商量一個問題．

她是W校的學生，那校是男女同學的，有一個P.T.君，是她的同班男同學中的一個．他的學問，品貌，談吐，悉臻上乘．他同C.Y.女士的感情，也是不差．他倆常在一塊兒談話；但是他倆所談的都是些校內的功課，和其他科學的問題．他從沒有向她說過『我愛你』三個字．她為了他曾三次拒絕她家裏同她說婚；但他老是不肯開口，她的芳心非常焦燥．她的確曉得他並沒有訂過婚，而且相信他並沒有和別個女子戀愛過，而又的確知道他愛她的程度已非常之高．她伸長着指頸，專待她的好人把指環套上來；可是她至今還沒有達到她的希望．她的芳心又非常之急；既恐她家裏第四次同她說婚，又

恐他的好人被別人奪去．所以她這天來同我說：『為什麼只有男子可以向女子求婚？沒有女子向男子求婚呢？』她雖似詼諧的這樣同我說，但我看她眼裏的熱淚幾要奪眶而出了．我只好也似真非真的安慰她幾句．希望編輯先生告訴我一個好方法．

青珍上，三月十一日晨，蘇州．

『為什麼只有男子可以向女子求婚？』這確是西俗有這樣的習慣，最初也許是由於女性的嬌羞，男子的面皮比較的厚些，此事似乎沒有什麼充分的理由做根據．最近美國雜誌上有某夫人發表一篇文章論及此事，她說在西方也有女子因怕開口而對方男子又誤會她的意思而不敢冒昧開口，以致錯過良緣．但據她說最近的趨勢已略有變更，有的女子也不客氣的先開口，不過比較的仍不多罷了．

青珍女士的好友C.Y.女士如也不免嬌羞，似有兩途可供參考：(一)可對他說她心意自有愛人，而家裏曾三次為她論婚，均被她拒絕，恐第四次又要來了，特為徵求他的意見，請他指教．如他真是『愛她的程度非常之高』，大概也要着急起來，也許有表示；(二)家裏既容許她三次拒婚，這種家長大概是很講理的，C.Y.女士似不妨把『心事』告訴母親，最好由她母親設法請人向對方家屬提議，如P.Y.君真是『愛她的程度非常之高』大概也要從中促成其事．

C.Y.女士對於這種事情．最好不要暗中進行，因為戀愛往往有『盲目』的弊病，最好請父母或富有經驗的親友做顧問，共同審慎商量而後決定．

編者．

一週鳥瞰

三月十七日(星期日)至二十三日(星期六)　澂覺

□蔣主席對時局之重要表示　關於最近時局，蔣主席於三月二十日對各報記者發表意見，略謂湖南事變發生以來，謠諑繁興，最近數日來，湘西葉琪夏威等部進攻譚道源部益急，軍事蔓延日廣，葉琪等不聽命令，早已目無中央，且已目無直屬長官，因之近來人心更加動搖，當此大會期間，發生此種不幸之事，殊引為遺憾，但中央必有一定之方針，力謀大局之安定云

□三全會通過之要案　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自十八日開正式會議後，至二十三日已通過議案之尤為引起注意者如下：(一)制止湘省軍事行動案．由劉文島臨時動議提出，並謂葉等追擊譚道源部，目無中央，違背革命意旨，但為維持和平起見，故未請中央用非常手段應付，而僅請國府制止葉等軍事行動，撤回原防．此時倘不制止，則直逼南京，勢將危害首都云云．(二)處分汪精衛等案．此案由中央監察委員會交議，當場發言者十一人，發表意見甚多．繼提處分辦：(甲)陳公博甘乃光二人永遠開除黨籍，(乙)顧孟餘開除黨籍三年，(丙)汪兆銘應由大會用書面警告．當付表決，計出席代表二三四人，以二〇四人多數通過．

□編遣會議決葉琪夏威免職　二十一日編遣委員會決議，五十二師師長葉琪與十五師師長夏威違抗中央命令，(甲)葉琪應免職查辦，其隊伍有革命歷史(原為北伐時之第七軍)，以四十三旅旅長李明瑞升任師長，呈由國府分別任免．

讀者信箱外集

第一輯

編者鑒於本刊十八年來讀者通信商榷問題之來函共達二萬餘件，除讀者信箱欄因篇幅有限，特於已登者外，又有須嚴守秘密者，現特將其未登之稿，編成是書．其內容分(一)關於求學的問題，(二)關於職業的問題，(三)關於婚姻的問題，(四)其他．每一信可代表一種實際情形的寫真，編者的回答，可以供給讀者諸君的參考，和解決相類的一切問題．

一冊　四角　掛號寄費　國內八分　國外五角

生活週刊社發行